

师瑜 著

岛崎藤村论稿



辽宁大学出版社

岛崎藤村论稿

师 瑜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年·沈阳

责任编辑 白 水

张咏翔

封面设计 巴 兰

责任校对 众 智

岛崎藤村论稿

师 瑜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师范大学书稿出版编辑室供稿、发行

辽宁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5千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

ISBN 7-5610-0274-2

I·69 定 价：1.20元

目 录

- 一、“我每天都在进步”
 - 生活和文学道路……………(3)
- 二、“两重春光”
 - 诗歌创作……………(33)
- 三、“觉醒者的悲哀”
 - 《破戒》……………(49)
- 四、“屋内”与“室外”
 - 自传体小说……………(64)
 - 明治一代青年的肖像
 - 《春》……………(67)
 - 封建世家破落的画卷
 - 《家》……………(81)
 - 自我忏悔录
 - 《新生》……………(97)
- 五、“来自草野之间”
 - 《黎明前》……………(104)
- 〔附〕 岛崎藤村生平与著作年表……………(118)
- 后 记……………(120)

其文学创作风格在明治维新初期，以模仿西方文学为主，但随着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流派和作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精神的觉醒。在文学形式上，从传统的和歌、物语，到引入西方的小说、诗歌，日本近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不足八十年的时间里，日本近代文学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变化着，文学流派、文学团体和作家、作品涌现之多是十分惊人的，宛若午夜的晴空，繁星布满了整个文学发展的苍穹。日本近代文学的大家岛崎藤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日本文学评论家在论述日本近代文学的时候，往往哀叹日本近代作家的不幸。他们认为日本近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促成了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急速性。因此，大约五年、十年、最多十五年，在文坛上就要更新换代。许多作家才刚刚崭露头角，转瞬之间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还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全部文学才华，就为时代所淘汰。日本近代文学的急速发展和变化，造成了日本近代文坛上的派别众多、作家云集的状况，也往往注定了作家、作品昙花一现的命运。日本近代作家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只有少数佼佼者凭借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克服重重难关，紧步时代发展的脚印，完成一部部完美的作品，从而长期葆有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力。他们就是日本近代文学星河之中为数不多的明星。

岛崎藤村从明治30年代，即19世纪末开始其创作生涯，到他逝世的昭和18年，即1943年，有50年的创作生涯。在这50年中间，他经历了日本近代历史的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巨大变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文学创作道路。他顽强、执着，以真诚的态度，不断地寻觅时代的趋向，不断地探索人生，探索艺术革新，终于闯过一个个时代的漩涡，抵达了辉煌成就的彼岸，建立了一座文学艺术的丰碑。他的每一部作品，既有时代发展的印迹，又是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路标。

岛崎藤村早年以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拨响了时代的琴弦；后来又以一系列的长篇小说，形象地再现了日本近代的社会现实。他的每部作品都交织着个人与时代、家族与社会的深刻矛盾，揭示了近代日本既是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落后国家的真象，有力地抨击了日本近代社会的黑暗、落后和腐败，为人们勾画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近代社会的图画。

岛崎藤村是我们值得介绍的一位日本近代文学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形象材料，也为我们勾勒出了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概貌。

一、“我每天都在进步”

——生活和文学道路

童年和少年

岛崎藤村原名岛崎春树，别号古藤庵，于1872年（明治5年）3月15日出生在长野县马笼镇的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马笼镇处于两座大山相间的峡谷——木曾谷，谷底是木曾川，山水撞击石山轰轰作响，终日不断。攀上陡峭的山坡，越过驹狱山的顶峰，才能看到这个小镇。镇中央有一条木曾街穿过，街道两侧都是山石砌成的简陋房屋。镇上人口不多，土地也很少。它的四周是茂密的森林，森林里有珍贵的木材，诸如桧树、榎树等，封建统治者把它们列为禁伐的“五木”。但是山中也划定了山民可自由出入伐木的“明山”地段。自古以来，山镇居民以砍伐杂木为生。然而，明治维新之后，天皇政府把全部山林划为国有，禁止百姓伐木，从而激起山民的强烈不满，违反禁令进山伐木的事件屡有发生。山林问题成为当地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山民和官府的战斗一直延续多年。

木曾街是封建时代的官道，是沟通东西两方的要道，是

从京都到江户（东京）的必经之路。封建时代，幕府为了贵族、武士、官吏旅途之便，在整个木曾街设立了11个官办的驿站，马笼就是其中之一。马笼虽然在深山密林之中，却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马笼镇曾是车水马龙的繁华山镇，明治维新之后天皇政府废除了旧驿站、旧官道，敷设了沟通东西两方的铁路干线，它才很快地萧条下去，成为一个偏僻而荒凉的山村。

岛崎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系久远，有三百年的历史。祖先是日本封建武士最早归田务农的，为开发当地立过功劳。家族在地方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前辈为了显赫的名门家世，在本镇建立了一座寺庙，名为永宁寺。

父亲岛崎正树是家族第17代孙。他是本镇镇长兼驿站站长，掌握当地政治、经济大权。在家庭里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享有绝对的权威；在社会上，他是一个体察民情、热爱乡土和山民的正直的国学者。他是精通古书和汉学的学者，青年时代博学慎思，追随国学派倡导的变革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持过明治维新的政治运动，终因镇长公务和孝奉父母未能直接参加这场社会变革，成为终身的憾事。壮年之后，他不满新政府的政策，为民请愿，掀起过“山林事件”，后又宣扬国学和神道思想，均遭失败。晚年退隐家乡散居，思想忧郁，精神失常而死。母亲缝子性格开朗，善理家务，是个勤劳的山村妇女。弟兄五人，岛崎藤村排行最小，受到父母的钟爱。父亲常说藤村“是个好孩子，只有他才能继承我的朱竟之业……”（《春》）。

岛崎藤村自幼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了汉文、汉字，熟练了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因此从小就有一定的汉学基

础。10岁那年，他穿着母亲新做的衣裳，拿着绣花的阳伞，背着放有爱吃的米糖的小书包，和兄弟们一道，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去东京学习。从此藤村再也没有回到山乡定居。一路上先是徒步翻山越岭，后是搭乘公共马车，一共走了七天的路程。漫长的旅途使年幼的藤村疲惫不堪，然而初出家门远行的欣喜心情和新奇的景物，却使他激动不已。到了东京，兄弟们在姐姐园子家落脚。姐姐园子就象慈母一样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让兄弟们感到舒适、愉快。藤村与年龄相近的外甥一起读书、游戏，生活十分快乐，没有尝到一点初次离家之苦。在姐姐家的那段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使他终身难忘。他说：“和姐姐一起的生活，使我几乎忘记了忿怒是什么感情，真希望这种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能够常在。”（《成长记》）

但是好景不长。姐夫高濂薰投机事业失败，姐姐一家回到原籍，继续从事药业生意。姐姐一家离开东京之后，藤村作为一名书生寄食于别家。他尝到了寄人篱下的痛苦。后来得到同乡吉村家的照顾，生活转好。

藤村在吉村家居住了十年，这十年正是他身心成长的时期。明治维新之后，西风东渐的浪潮象巨大的洪流一样，冲击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西方风物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西方化成为日本社会的热潮。在这股时代潮流的影响下，藤村在上小学时，就违背父意学习了英语，小学毕业后，又进入按照西方教育方式开办的明治学院学习。明治学院学风自由，学习科目都是近代科学文化。藤村在这所近代化的学校里，广泛接触了近代的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使他大开眼界。明治初期的日本是处于百废俱兴的时

代，“开国进取”、“文明开化”的呼声启迪了一代有识青年。他们要为国为民开拓新的事业。藤村也是其中之一。拿破仑驰骋欧洲疆场的英姿吸引了他，他崇拜拿破仑。他贪婪地阅读拿破仑的传记和史料。他后来曾这样回忆：

“我是有野心的青年，尤其当时是单纯的政治理想在青年中间盛行的时代，这自然更使我怀有成为一名政治家的希望。因此，去国外留学、踏上其他近代文明国家的土地的愿望，一直主宰着我的幼稚的头脑。”（《樱桃熟了的时候》）

没有多久，天皇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天皇政体的绝对权威，镇压了社会上的民主力量，扼杀了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这给许多醉心于民主政治的青年以残酷的打击，使他们从政的理想破产。藤村也经历了理想破灭的痛苦。尽管如此，他并不甘于沉落，新的志向“在心里孕育着”（《樱桃熟了的时候》）。他为了自己未来的宏图大业，发奋地学习和读书，每次考试他在全年级中都是名列前茅。

不久，藤村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终日埋身于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和华兹华斯的诗作简直使他着迷，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的气息使他陶醉，新颖多采的艺术手法使他赞叹不已，同时他也阅读了大量的日本近世时期（封建末期）的古典名作，象松尾芭蕉^①、西行^②的诗歌，近松门左卫门^③的戏曲和并

①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古典诗歌（俳句）诗人，其诗以淡雅深奥著称。

② 西行（1778—1850），日本古典诗人，善于描写自然景色。

③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著名古典戏剧家。

原西鹤^①的小说等，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文学素质，强化了他的文学志向。他经常和爱好文艺的学友户川秋骨^②和马场孤蝶^③研究哲学、宗教和文学问题。藤村在学校里是一个有名的好学多思、沉默内向的学子。

明治学院的几年学习，培育了藤村的近代自由、民主的观念。这种观念以理性为基础，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觉醒。新的观念赋予藤村以理性的目光，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观念来审视世界、提出种种疑问，进行探索，加速其思想近代化的历程。

“上帝为什么创造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世界：为什么有的事物是美的，有的事物是丑的，为什么在鸟雀之旁就有猛兽，为什么小鸡的身边存在着黄鼬，为什么羊群之侧就有恶狼，为什么青蛙之边伴着凶蛇；既使在和平的教会里，上帝也让它有明争暗斗——富有的神父和贫劣的执事的矛盾。”

（《樱桃熟了的时候》）

又说：

“勿淫、勿侮辱少女，勿偷窃亲嫂和勿做出一切不道德行为，是上帝耶和华的训诫。拜伦的一生最终得到了上帝的承诺了吗？这位英国诗人去意大利旅行，走在威尼斯的街头，不是家有妙龄女子的母亲见到这位漂亮、放荡的诗人就紧闭门窗吗？就是这样，对万物怀着悲观感伤的拜伦诗歌竟如此激动我们的心，那么这种艺术魅力是什么？纵然他的

① 井原西鹤（1642—1683），日本著名岩谷小说家。

② 户川秋骨（1870—1936），日本近代作家。

③ 马场孤蝶（1866—1940），日本近代作家。

行为为神父们所不齿，但他的艺术不能说不是美的。”（同上）

这段关于世界、宗教和艺术的议论，充分反映了早慧的藤村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对世界存在着矛盾和不合理现象的深刻的认识，表现出对宗教意识、世俗社会的反叛心理和追求文学艺术的志向。

明治学院学习后期，藤村确立了文学志愿，他说自己“要向一个文学的学徒生活迈进。”

从明治学院毕业之后，藤村曾在商店做工，后来又被聘为明治女子学校的英语教员。此时他开始文艺创作，曾寄稿于《女学杂志》等刊物发表，同时也结交了许多文友。其中北村透谷^①与他交往密切。透谷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他的诗剧《蓬莱曲》和评论《厌世诗家与女性》等，给藤村以极大的影响。透谷为人热忱，思想敏捷，语言锋利，鄙视世俗，追求理想，这些也深深地打动了藤村的心。藤村把透谷看做是自己思想领域的导师，精神上的支柱，经常以学生身份求教于透谷。

文学青年

19世纪80—90年代是日本近代社会的一个发展时期，当时自由、民主思想和国粹主义思想都很盛行，整个社会处在万物更新的时期。新时代的到来刺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

^① 北村透谷（1868—1894）日本著名诗人、评论家，日本近代文学先驱之一。

展，给文坛带来了生机。文学社团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藤村和他的文友们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开始了富有生气的、异常活跃的创作活动。他们于1893年结成文学社团——“文学界”，并筹备出版同人刊物《文学界》。藤村曾奉命写了浪漫气息浓郁的诗篇。

翌年，藤村正当才华初露，刚刚步入文坛之际，却不等久已盼望的刊物《文学界》正式出刊，只拿到上边有自己诗作的刊物样本，就辞去了学校教职，离开亲友，只身来到关西地带，孤影漂泊。他的突然出游引起了周围人的震惊，只有透谷等几个知心的朋友才知道真情。藤村在女校任教不久，结识了高年级的学生佐藤辅子。辅子漂亮、热情，又富有女性温柔、体贴的特点，对年轻而又文雅的老师颇有好感。辅子的温情打开了藤村的心扉，强烈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使他难以自制。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国度里，师生不能相爱，更不允许成婚，何况辅子在家庭包办下与别人已有婚约。藤村缺乏勇气突破礼教的束缚，去向辅子表白自己的心迹，只能任失恋的痛苦折磨自己。于是便仿效古代诗人漫游关西，“客死在旅途之中。”

藤村从《文学界》编辑部预支了几文稿费，身著朴素地离开了东京。一路上观赏自然景色，游历名胜，走亲访友，借陶醉于自然景色之中平复内心的忧伤。一路上也不断创作诗歌，抒发郁结在心头的痛苦之情。这段初恋，最后以辅子归乡嫁人病死而结束。初恋的失败使藤村终生难忘，这也给他心灵上平添了一层忧伤。以后他又有过两、三次恋爱的经历，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不幸的爱情经历形成他对女性和爱情的恐惧心理。

漂泊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虽然心灵的创伤没有愈合，但感情的波澜得到平息，为失恋而死的念头消失。他在《别离》一诗中写道：

离别情侣悲哀、惆怅，
一路上死神不曾来扰，
千年如故，淌过山涧的白花花的流水，
它激励我不要觅死轻生。

回到东京之后，藤村积极参加“文学界”社团的活动，成为该社的主将之一，并以一个浪漫主义的青年诗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正当他和社友为开拓一代浪漫主义诗风精力旺盛地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挚友、良师北村透谷在1894年11月的一个明星稀的夜晚突然自杀了。透谷对令他绝望、痛苦的明治日本社会作了无力的反抗。透谷突然死去的噩耗给藤村以极大的打击，使他沉浸在无限的悲伤之中。透谷的死也使“文学界”失去了才艺超群的盟主。藤村为悼念亡友，立即编辑、整理《北村透谷文集》出版。两年之后，他在《亡友的遗稿》一文中，充分抒发了他的深切的哀思：

“……他作为我知心倾慕的挚友，我永远铭刻在心。岁月如同江河一样一去不复返了。的确，我过去曾经打算和故友见面，但是时间与人的愿望不能够同步协调，真是令人慨叹。可惜他已芳兰早逝两个春秋了，在幽明之界不能与友人促膝谈心了。……冰冷的泥土已经盖上，沉重的墓碑已经栽好，幽禁在暗无天日的洞穴里，朋友，你还为悲伤引起的困惑而苦恼吗？春天樱花散落在墓地上，秋天杂草丛生在墓地旁，宛若珠宝般的晶莹的露水在草丛

中闪耀……啊，朋友，你还会有与人世间的朋友见面的欲望吗？啊，朋友，你已经走进了‘死亡’的疆界，诗人的歌声也业已沉默了么？若是沉默了，就让友人安祥地睡去吧。”

透谷的横死，使藤村感到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艺海之中的领航人，悲哀、苦恼的情绪主宰了他的心思。不久，一个个家庭的不幸也接踵而来。先是长兄因伪造证件被关押，家族经济破产，后是母亲患重病住院治疗，再加上爱情生活屡遭失败，使他痛苦万分，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藤村对一切都失望了，包括对自己的文学前途。他几乎要步亡友的后尘，自杀了事。但是自幼在寒风凛烈的山村中磨练出的坚毅性格，使他在逆境中挺身而出，顽强地生活下去。

为了摆脱家庭生活的困扰和心绪的不宁，藤村于1896年9月只身去仙台执教。在这个古老、宁静的城市里，他生活异常安宁，在教学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几年以来受压抑、受困扰的心情化作一股股泉水，涌在他的心田，使他写出一篇篇格调清新、音律完美的诗章。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仙台是个好地方，有葡萄园、梨园……想读什么书就可以到学校里的图书馆去借”，生活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安宁，“想走动的时候就走动，想休息的时候就坐下来休息”。在他眼前是一片光明灿烂的世界，那里有“新的自然景色，新的太阳，新的青春”（《青年》）。他感到了新生的喜悦。

仙台的生活只有一年左右，这却是他文学创作生活的“黎明时期”。他还回忆道：“我在仙台的公寓里写下诗

稿，每月寄往东京，在以前与朋友们编辑的杂志《文学界》上发表，把这些诗作收集起来公诸于世，这就是我的第一部文学创作集。”（《藤村诗集·修订版序》）这部创作集是他第一部诗文集《嫩菜集》，于1897年8月出版，藤村的真正文学生涯由此起步。

当时的诗坛异常落后，基本上还是古代诗歌的翻版，就是一些倡导改革诗歌的作家、学者，他们的诗作也只在技法上模仿西方近代诗歌，内容浅薄，形式呆板，远远体现不了日本近代社会的精神。藤村指出：“诗歌领域非常狭窄，极为不自由，我们期待的那种自由的诗歌还在遥远的彼岸。”他要以自己的诗歌改变诗坛的落后状态，“决心突破过去的传统，试作出更加接近我们心声的诗歌”（《藤村诗集·修订版序》）。《嫩菜集》就是一部唱出明治青年一代的“心声”之作，它用典雅、清丽、流畅的诗句，拨动了时代的音弦，奏出一篇篇歌颂个性觉醒、个性自由的抒情曲。诗文集散发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芳香，充满着青春的力量。在它的诱导下，一代新歌手破土而出，一个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时代到来了。

“新的诗歌时代终于到来了。

“它如同渴望的曙光，有的象古代先知一样呼唤，有的象西方诗人一样呐喊。谁都陶醉在光明、新声和理想之中。”（《藤村诗集·序》）

《嫩菜集》不仅是藤村的“文学生涯中的处女作”，也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是一代新诗的先导和旗帜。诗集的成功增强了藤村文学创作的信心。他立志献身于文学事业，把文学看成是自己的“第二个人生”。《嫩菜

集》象决堤的洪水，使他诗兴大发，创作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止。第二年出版了《一叶舟》（1898年），第三年出版了《夏草》，再隔两年出版了《落梅集》。这四部诗文集完成了藤村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光辉业绩。

1897年长兄释放出狱，家境好转。藤村辞去仙台的教职，又回到东京。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艺术修养，曾就学于一所音乐学校学习音乐，研究诗歌的韵律。藤村虽然已是颇有名望的诗人，创作集不断出版，但是在重金钱、重实业（工商业）的明治社会里，他却不能解决家庭和个人的温饱问题。他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东京诗歌艺术的探求，接受友人的招聘，远去小诸从事教学工作。他感伤地说：“……用笔来养家糊口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作品与出版》）

去小诸就职的同时，藤村在家族的操办下草率地完了婚。新娘是出身于一个实业家的闺秀，名叫泰冬子。这桩婚姻并不美满，新郎是情场上的失意者，对爱情怀有恐惧心理，新娘在婚前一直热恋着另一个男子。封建婚姻制度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婚后两人感情不和，互相猜忌，家庭纠纷时有发生。夫妻生活的不幸使得藤村苦恼，他在一篇作品中，借助主人公之口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结婚是一生中的陷阱。”（《水彩画家》）

结婚结束了藤村的“文学学徒”的生活。新婚之后，夫妻立即登上旅途，去小诸安家。

小诸生活

小诸是信州山区的一个小镇，地寒人稀，物质条件很